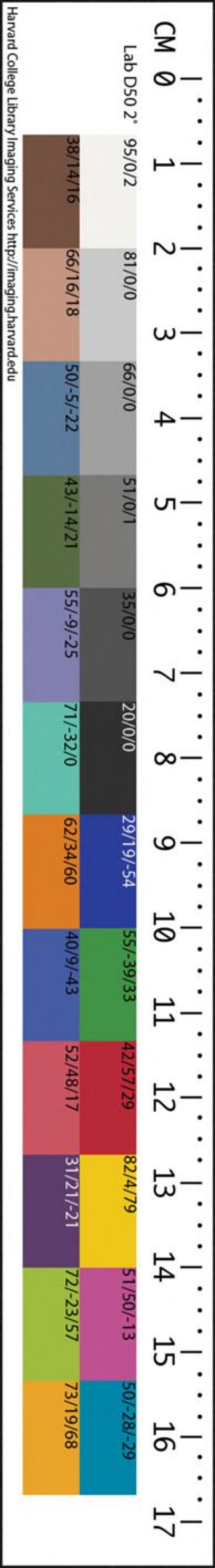


T2574/3202d(60)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晉書九十二

何遜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義行而不遠而史  
之格言是以溫洛相圖綠宇付生不毀在  
山靈象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墳  
興鐘石之文迥所移風俗在玉化崇來文  
於人倫經緯軌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  
義天或速矣洎姬歷云李歌頌秦書  
漢書流日遠總金編而齊



列傳第六十二

晉書九十二

御撰

文苑



合佛大學合佛藏  
圖書館珍藏印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  
之格言是以温洛禎圖綠字符其不業苑  
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  
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  
於人倫經緯軋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  
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  
之漆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驚揚玉軼而



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  
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  
東漢班張設雕龍於綈繫俱標稱首咸推  
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  
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  
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  
思風迺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  
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擬焚  
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

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  
嘉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沖江右  
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  
玉潤埜會川冲埒美前脩垂裕來葉今撰  
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  
也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為郡  
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玄有盛名



貞誦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  
為撫軍大將軍以為參軍及踐阼遷給事  
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曰  
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  
五德更運應錄受符陶唐既謝天歷在虞  
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  
位以龍飛文以豹變玄澤滂沱仁風潛扇  
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  
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實莢載芬

率土咸寧人胥悅欣欣皇度穆穆聖容  
言思其允親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  
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性何味且不顯  
無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言去其辯  
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  
澤罔不被化莫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沕沙  
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常重譯充物皇家  
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品外威四宿  
順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



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  
於時肆射弓矢斯具發彼互的有酒斯飫  
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射御茲器  
示武懼恭過則有失凡厥羣后無懈于位  
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  
俱為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  
顓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  
於世弟純純子紹求嘉中至黃門郎為東  
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自馬人也幼而聰敏  
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  
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  
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  
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表之文多不載  
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  
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  
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賚不然何其闕哉



遂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  
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  
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  
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  
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  
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  
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  
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沍形品物鼓以雷

霆潤以慶雲八風翔翔六氣氤氳蛟行螭  
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羣各含精  
而鎔冶感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  
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  
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  
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  
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  
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  
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



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  
連三台差池而鴈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  
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  
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  
逢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  
黃而國吉祥慧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  
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  
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圍隆崇而  
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陞扶桑

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崑崙鎮於陰陽  
赤縣據於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  
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  
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  
兗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  
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地高墉  
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  
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  
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



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業之外處于  
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  
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  
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  
統羣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  
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  
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  
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鼈足而續毀  
鍊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

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倅二儀之參闕坤厚  
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畫鑿於有形  
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  
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  
成曲因爲嘯賦曰逸羣公子體竒好異教  
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  
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  
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  
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



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躋俗而遺身乃慷  
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  
攜手躊躇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  
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燦起協黃  
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沓徵飄游雲於泰清  
集長風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  
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  
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  
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

大而不滂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竽笙優潤  
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  
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萊節北里之奢淫  
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  
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  
將絕中矯厲而慷慨徐婉約而優游紛繁  
騫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  
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萊若乃登高  
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



嘈長引而慘亮或舒肆而自及或徘徊而  
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橫鬱  
鳴而滔涸咧繚眇而清昶逸氣奮涌續紛  
交錯烈烈颺揚啾啾響作奉胡馬之長思  
迴寒風乎北朔又以鴻鴈之將雛羣鳴彌  
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時造曲應物無  
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  
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  
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颺振於喬木散滯積

而播揚蕩埃靄之溷濁變陰陽於至和移  
穉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  
望深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皇蘭之猗靡陰  
脩竹之蟬蛸乃吟詠而發歡聲驛驛而響  
連舒蓄思之悱憤奮又結之纏綿心滌蕩  
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  
則陶匏眾聲繁奏若笳若簫礮破震隱訇  
磕啣嘈鼓徵則隆冬熙丞騁羽則嚴霜夏  
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合風鳴條音



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  
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泠  
響聲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  
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待取異乎鄭衛  
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  
虞公輟聲而止歌窈子欽手而歎息鍾期  
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  
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  
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雅重綏母見其文

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歷祕  
書郎轉丞選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為詩  
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  
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  
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  
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  
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



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  
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  
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  
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  
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  
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  
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  
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  
甫謚有高舉魚造而示之謚稱善爲其賦

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  
觀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  
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  
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  
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  
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  
心於明物斯又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  
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  
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曰余



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  
類稟之圖籍辭義瑰瑋良可貴也有晉徵  
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川之逸  
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  
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  
南劉逵並以經學治博才章美茂咸皆悅  
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竒怪  
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  
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

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於  
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  
漆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  
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  
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  
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  
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  
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  
漢書謐誅退居宜春單專意典籍齊王罔



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  
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  
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  
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  
如此不至感母言請師受業聞父耕叱牛  
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  
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請

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  
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  
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  
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  
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  
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  
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  
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  
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



隨到滇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  
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  
適乃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  
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  
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  
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譙辭倫好經迥路造  
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  
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  
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

徒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  
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  
披榛覓路嘯味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  
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  
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  
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  
也又比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  
按劍今將殖橘柚於玄朔榮華藕於脩陵  
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龔俗固難以取



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  
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  
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適征太陽  
戡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  
無覩極聽脩眉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  
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  
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  
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

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  
蹴崑崙使西倒躡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  
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  
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  
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派晞  
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陰游  
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疇交  
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  
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



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  
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笈笈飄寄臨沙  
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  
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躬  
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  
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  
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  
母已亡父欲令其宦之弗之告仍戒以不  
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  
見稱精審大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  
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  
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  
三十七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  
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  
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



中郎深為羊祜所器重入為太子中庶子  
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  
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  
起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  
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為時所重  
初遼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  
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  
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嘗西土瓦中  
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與此人  
來謝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為散  
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作  
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為太傅叅  
軍永嘉末卒

棗據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  
避仇改焉父叔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  
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為山陽令有  
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為從



事申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  
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  
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亦  
以文章顯永嘉中爲襄城太守弟嵩字  
臺產才藝充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爲石勒所殺

###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  
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

鷗鳥水磴二賦見者竒之陶嘗謂所親曰  
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  
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  
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  
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  
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  
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  
五十五卒

###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洹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

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途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



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摠是則  
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  
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  
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  
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  
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  
腐骨不簡出俾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  
閨庭四門穆穆絲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  
老成賤有常屋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

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  
勢舉高舉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蹕者以  
泓噌為雅量瓊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胸胎  
者以無檢為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  
朝哮者以麤葷為高亮韞蠹者以色厚為  
薦誠庵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眠然者以難  
入為疑清拉谷者有沉重之譽嗾閃者得  
清勦之聲噲噤怯畏於謙讓耳勇敢於  
鬻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易名凡茲



沫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以急於已  
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夫高而自尊眼罔  
嚮而遠視鼻鬣亂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  
小人敖蔑道素懼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  
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  
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  
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闕其車乘閤寺相其  
服飾親客陰叅於靖室疏宥徒倚於門側  
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存外詐剛直

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  
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  
今以子孤寒懷直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  
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  
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  
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  
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  
勢自其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誅  
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



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日飛暮沉聃周道  
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  
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  
幅實獲我心是時正政陵遲官才失實君  
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  
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  
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

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  
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閭門  
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  
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  
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問辟  
為大司馬東曹掾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  
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  
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  
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



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  
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尊羹鱸魚膾曰人  
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  
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  
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  
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  
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  
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  
達性至老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

其文筆數十篇行于世

### 庾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祖輝安比長  
良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  
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  
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  
文少隨舅孫氏渡江母隨兄肇為安樂長  
史在項城未嘉末為石勒所陷闡母亦沒  
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鄰親



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辟之皆不行  
後爲太宰西陽王羨掾累遷尚書郎蘇峻  
之難闡出奔郤鑒爲司空參軍峻平以功  
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爲從  
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頃之  
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  
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  
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  
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未懷矣及造長沙

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  
而芳玉產而絜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  
挺鍔天驥汗血苟云其雋誰與比傑是以  
高明倬茂獨發竒秀道率天貞不議世疾  
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  
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  
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  
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  
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



和而柔漢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獲雖有  
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  
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  
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  
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  
淺昔咎繇慕虞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  
帝王夷吾相栢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  
蘭芳是以道隱則螻屈數感則鳳覩若棲  
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儔才何肖之

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川故能全生  
柰何蘭膏楊芳漢庭摧景飈風獨喪厥明  
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圯  
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  
後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  
虞潭爲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  
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謚曰貞所著詩賦  
銘頌千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  
歷給事中相府紀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為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後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

對儒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為貴士以藏器為峻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儁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願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跡洞庭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擬秀容苛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親奪



豪鋒同以騰廣莫而萋倩排素薄而日忽  
者矣何必以刑禮爲已任申韓爲宏  
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  
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  
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  
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扇塵  
教以自濠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恭  
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  
踐綽約之室躔不希駟駟之蹤徒以區區  
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責之量而塞北川  
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  
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  
于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  
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  
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  
勞府對羣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子終  
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  
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



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實宿福萌  
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  
玄圃蔭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儔黃綺鼓  
滄川而浪龍鯁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  
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  
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  
故不登閭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  
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麤者循一往之  
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熨炎

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  
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  
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  
負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  
照二氣載宣玄教夕疑朗風晨解道以才  
陽化隨理全故五典剋明於百揆虞音齊  
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於  
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于  
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黃虬於慶雲招儀鳳



於靈山沐玉醴乎華閨秀朱草於庭前何  
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  
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  
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對敬以終篇  
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傳  
於世

###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  
孤其父墓中柏樹嘗為盜賊所斫充手刃

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  
辟丞相王道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  
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  
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  
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  
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  
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  
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  
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



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  
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  
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  
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  
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  
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  
於聖人而遺累平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  
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  
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

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渺不覩千  
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迹逾萬離本逾  
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  
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  
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  
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  
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  
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  
之感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蒙蚩蚩



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  
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閭實  
師明匪予求家遺已濟物而天下為公大  
庭唱基義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  
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  
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  
事籍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  
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  
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躬

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  
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  
陸馬山無敵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  
失德反正作竒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  
之為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  
游魚遁川至頤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置  
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  
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求日尋響窮年刻意  
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



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征比將軍褚裒又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

闕爲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求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于世子顥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初仕至侍中

袁宏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



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  
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  
渚秋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  
在舫中諷誄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  
久之遣問焉荅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  
誄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舫舟與  
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  
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  
司馬栢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  
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  
不載栢彛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  
諫之宏笑而不荅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  
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  
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  
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曰  
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  
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即荅  
云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



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温泫然而止宏  
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  
問宏曰家君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  
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  
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  
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  
名臣頌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  
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  
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

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釣而羣才緝熙元首  
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同迹有優劣  
至於體分真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  
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  
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  
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  
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負者  
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  
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



遠審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  
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袁世之中保持名節  
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沫  
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  
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爲貴高祖  
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  
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庶人  
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  
思治則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

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  
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  
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  
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  
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  
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  
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  
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  
委圖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



亡而後顯壽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  
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  
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譚故以大  
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  
趣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  
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  
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  
不全故識達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崔生高節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

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  
乃一旦進爾君臣易位則崔生所以不與  
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  
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  
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天懷叡中  
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  
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  
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  
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



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邈逸志不羣總角斷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謔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沉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

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為之贊曰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獸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軋軸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停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頤奇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



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慶  
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靈終  
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用無方動  
攝羣會爰初發迹遭此顛沛神情玄定處  
之彌泰惜惜幕裏筭無不經疊疊通韻跡  
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智能極物愚  
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諛通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  
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尾神

氣恬然行不脩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  
風愈鮮邈哉佳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  
岸高疑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  
除荆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琅琅先生雅  
校名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  
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  
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  
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載元首擬  
伊同恥人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



言盈耳玉生雖匪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  
曠天下邈哉太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  
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滂必偽處死匪難理  
有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  
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既同情  
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  
在忠孝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  
堂及陞端委獸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  
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靈獨

直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  
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  
掃雲霓宗子思靈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  
爲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  
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  
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  
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  
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  
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



志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  
翻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人  
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  
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  
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  
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  
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  
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  
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

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才爲世生世  
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  
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  
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  
忘私位豈無鶴鷄固慎名器伯言寒寒以  
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寧社稷解  
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邈遠神  
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點立行以桓匡  
主以漸清不增絜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



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  
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莘莘衆賢千  
載一遇整轡高衢驥首天路仰揖玄沫俯  
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  
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價尚想遐風載  
損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後相溫北征  
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常與王珣伏滔  
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  
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矣

授體於虞者疚屣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  
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  
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  
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從事然後寫送之致  
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  
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蒼白感不絕於余  
心愬沫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  
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  
雖被溫禮過至於辯論每不可屈故榮任



不至與伏滔同在溫督府中呼為袁伏宏  
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  
滔比有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  
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  
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  
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  
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  
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  
漢時博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  
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  
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  
林名士傳二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  
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  
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 伏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  
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  
引為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



同游後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  
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  
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  
戰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  
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  
市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  
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  
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  
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

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  
袞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  
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  
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宇橫於天漢而  
劉安誅絕近則火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  
壽齊殃而母丘襲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  
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  
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  
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



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莽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偽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設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內遘陽申

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殷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



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  
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  
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  
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  
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  
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  
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  
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  
王溝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

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  
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  
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下篇曰昔高  
祖之誅黥布也操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  
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  
都暴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  
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  
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  
矣先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舌而



廬九之間流溺兵去者十而七八焉夫王  
陵面縛得之於斫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  
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成  
不勤哉文皇拔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  
舉京畿之衆外徼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  
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  
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  
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  
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

奔淮左爲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  
深宮長於膏梁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  
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  
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具養以衆彊  
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  
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女媼臣利甲資  
堅城偽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  
幸濟之說日交於側猾詐錮谷之羣各馳  
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况乘舊



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  
其俛首就羈不亦透哉易稱履霜堅冰馴  
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  
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  
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  
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  
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  
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脩刑賞無所  
謬其實今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

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  
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  
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彊者不得資其弊  
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  
人惠溥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壽陽平以  
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溫薨征西將軍  
相豁引為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  
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  
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



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  
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  
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歷黃  
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

###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  
太守父綏榮陽太守含幼孤爲叔母朱氏  
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  
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

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復藻思日新弱冠州  
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  
爲含州將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  
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  
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學之子咸致賂遺含  
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  
推服焉後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  
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  
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



後相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含詣  
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  
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  
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  
一無所問溫竒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  
以解舍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  
木為材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  
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  
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

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為尚書郎溫雅  
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  
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為郎中令尋徵正  
真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  
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  
在官舍有一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  
階庭忽生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年七  
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  
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  
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  
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竒見貴栢溫引爲  
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死後愷之拜溫  
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  
之曰卿憑重栢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峇  
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  
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

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  
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  
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  
穩布帆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  
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  
籠若雲興霞蔚栢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  
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  
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  
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予頭折米劍頭炊



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叅軍云盲  
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  
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怕自尾至本人或  
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  
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  
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  
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  
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  
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

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  
之每重愁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  
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  
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  
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豈置  
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憊愷  
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  
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八從  
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相公皆



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開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

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相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相温府常云愷之體中疑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二絕才絕畫絕癡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矇記行於世

郭澄之



郭澄之字仲靜，平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為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裕引為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荅。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情性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羨華林羣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夫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善平原觀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棗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李雅摛屬



道邁夙備成德稱爲臬岱之珍固其然矣  
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  
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  
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  
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  
研祕籍躋足下繚綺靡降神之歌卽暢對  
儒之論李充之學箴信清壯也表宏東征  
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瞻筆  
削擅竒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  
耀湘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皇敷乎精誠  
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諧取  
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  
通敏延譽清流德與西伐之計取定於微  
拍者矣

贊曰文彖垂法官徵流音美哉羣彥揚蕤  
翰林俱諧振王各擅鏘金子安太冲道文  
綺爛袁庾充愷縟藻霞煥架彼辭人共起  
清貫



列傳第六十二

晉書九十二

音義

軼音槩反才敢研音蒼反烏外埒反輟反飫反於擣

溷淆下湖交反反歧反巨支而蠕而充反又反鎔音

委音迤音委注張反丁救暈反云問珥反史反慧字

上囚歲反反反沆漭下上胡朗反反反域反尺志反炮反白反

鼈五勞反參反陟加濛汜濛音似反熛必遥反洿安都

慨慷音上音愷下嘈音柔撓反而小澎音鼻上普

秘音反音咧音列音佛符弗反蟬音蛸伊緣反悱反妃反尾音礪反

上音普音朗反反反訶音磕上火反宏反反反啣音嘈二音音吻音糍

反音囉音溷音胡音困音傖音助音庚音湏音占音之音瞻音蒂音都

反音蹴音取音育音蹋音待音合音腆音他音典音汗音騎音瞿音俱音遇音鞞

甫音勿音褊音褊音於音門音俾音女音耕音耨音奴音豆音泓音嘈音疾音陵

則音登音鎗音鎗音初音庚音晦音胎音櫛音樓音垢音下音苟音反音嘲

哮音下音許音交音友音輶音蠹音下音尺音允音反音庵音婪音反音下音盧







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于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揚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謚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

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揚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叙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

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筭

武帝通門甚相親押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千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

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荅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為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琇為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



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  
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  
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  
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  
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  
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  
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  
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  
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

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  
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  
遷太僕旣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  
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曰琇  
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  
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秘器朝服  
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謚曰威

王恂弟虔愷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南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

弟虔愷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勲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校尉久之



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  
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  
校尉博祇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  
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  
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

### 楊文宗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爲  
三公文宗爲魏通事郎襲封務亭侯早卒  
以後父追贈車騎將軍謚曰穆

### 羊玄之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  
玄之初爲尚書郎以後父拜光祿大夫特  
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  
加侍中進爵爲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  
又也以討玄之爲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 虞豫

子胤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



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即位追  
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  
太寧末追贈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  
軍與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昵並典禁兵  
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忍  
不問徙胤爲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  
年宗伏誅左遷胤爲桂陽太守秩中二千

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咸康二年卒追贈  
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  
傳琛末嘉初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  
守徵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  
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  
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  
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  
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  
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  
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  
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為丹  
陽丞早卒無男生后而乂終妻裴氏娶居  
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封裴氏為高安鄉君

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為廣德縣君  
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  
器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  
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瑛有局量  
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  
瑛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為藩  
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



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碧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哀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哀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哀為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

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為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娉哀女為妃於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為衛將軍領中書令哀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為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哀



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  
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  
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  
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  
以哀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  
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哀以  
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  
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  
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

疊臣有何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  
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  
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  
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  
下無疑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  
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之晉陵吳  
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  
京口永和初復徵哀將以爲揚州錄尚書  
事吏部尚書劉暹說哀曰會稽王令德國



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  
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歡服  
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  
開府裒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  
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  
浩疏奏即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  
及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  
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  
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願

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  
進軍下邳賊即奔潰疑率所領據其城池  
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  
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三萬徑  
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  
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  
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  
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裒遣龕領銳卒三  
千迎之龕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爲石遵將



李蕘所敗死傷太半龔執節不撓爲賊所害哀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符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

京口聞哭聲甚衆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祕書監

###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



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  
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  
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  
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  
晉興縣侯子惔以父素行高絜表讓不受  
三子放惔澄放繼充惔官至南康太守早  
卒惔子元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  
書澄字季玄起家祕書郎轉丞清正有器  
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愛

之以爲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邪  
王出居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尚書領琅邪  
王師安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  
如故時澄脚疾固讓特聽不朝坐家視事  
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奏免  
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長  
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爲大司農

王濛

子係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



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  
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  
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  
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  
薄喜溫不形於色不脩小絮而以清約見  
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  
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  
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  
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

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  
人以惔方荀奉情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  
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  
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  
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  
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荅具瞻儀形  
海內導不荅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  
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



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

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屣把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脩蘊

脩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叅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遐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

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



晉書卷六十三  
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  
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  
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  
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  
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  
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  
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  
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  
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

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  
任。以舒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  
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  
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  
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  
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  
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  
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  
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



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  
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  
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  
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  
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  
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  
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  
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  
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  
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  
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爲寧朔將軍參預  
軍事恭敗被誅

### 褚爽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  
哀父歆爽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  
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爲義興太守早  
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之



炎之喻之義熙中並歷大官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  
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繾綣恩  
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慾恃勢位而驕  
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  
書王愷地即渭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  
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  
子旣塵清論有戮王歆雖復議行易名未  
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李野神鑒內

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寘慾皆擅名  
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  
紳之令望者也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旣權寵任惟  
執鈞約乃寔失驕則陵人可車遺戒諒足  
書紳



音義

勦反子小

威之

反許劣

餽

反送

位

務

反

媯

反莫

補

碧

反力灼

榱

反衰傳

麋

反音眉

嶷

反從

反

反本

作

皝

反黃廣

悞

反徒含

淦

反古南

帽

反莫報

嫗

反紆

遇

犀

杷

霸音西

紓

舒音

肺腑

反符遇

晉書卷之三十三



音義

勳

碧

以

音

威之

棟棟

反

舒

錫

廣

知

遇

錫

廣

知

遇

錫

廣

知

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威, 棟, 錫, and 廣.



